



## 风雪同舟与共生之诗——

# 《塔木察格的雪》中的自然叙事与文明互鉴

●冯永平

当一场50年一遇的暴风雪封锁了塔木察格草原的天地界限,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笔下的世界却并未因此沦为纯粹的灾难景观。相反,在混沌的白色帷幕下,一幅更为深邃的图景徐徐展开:中国石油工人与蒙古国牧民的轨迹在危机中交会,一匹名为“大黄蜂”的普氏野马后代以生命完成最后的守护。荣获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称号的《塔木察格的雪》这篇作品超越了自然灾害的线性叙事,成为一则关于关联性生存与文明互鉴的现代寓言。它巧妙地将“一带一路”背景下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转化为人与人、人与动物、文明与文明之间情感与伦理层面的“软连接”,并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宏大视野下,审慎凝视了传统与现代碰撞时的阵痛、牺牲,以及于严寒深处悄然萌发的新生希望。

小说中的暴风雪,绝非静止的背景。它自开端便以主宰者的姿态,成为统摄一切的自然伟力与命运幕布。天地混淆,路径湮灭,“天空昏暗得仿佛没有黎明就到了夜晚”,世界退回到一种近乎原始的迷失状态。在这片由“又肥又急”的雪絮构成的混沌场域中,现代科技的确定性遭遇挑战:北斗导航仪提供最基础的坐标,皮卡在深厚的积雪中艰难蠕行。然而,正是这种日常秩序的短暂悬置,为一种新的、基于具体境遇的关联伦理开辟了空间。风雪抹去了“石油工人”“牧民”等身份标签,油田副主任老马、牧民少年小布尔津、叙述者“我”,都被还原为“在风雪中求生的人”。油田抢险、搜寻马群、救援车辆这些行动,自然超越了职责划分,演变为极限环境下的生命互助本能。那“放牧着羊群般的雪屑”的寒风,以其精妙的拟人化笔触,将这种关联性推向更为广阔的维度:自然本身即是牧者,人类与牲畜都在同一股自然伟力的驱策下,于苍茫中寻觅归宿与生机。小说触及了草原生态的脆弱:“白灾”之上,因黄羊大规模迁徙可能引发的“黄灾”,预示着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然而海勒根那的叙事并未止步于预警,小说结尾那“即将返青”的草原,将个体的悲剧安放于自然永恒的循环韵律之中,暗示

毁灭或许内蕴着一种残酷的更新,严冬的肃杀深处,始终蛰伏着春日不可遏制的生命力。

在这场席卷一切的白色史诗中,公马“大黄蜂”无疑是叙事的心脏与灵魂。它的存在,串联起自然野性、文化传承与生命伦理的多重意涵。作为一匹从冰河获救的普氏野马后代,“大黄蜂”自始便是一个“之间者”:血脉中奔涌着荒野的自由与不羁,命运却将其纳入人类文明的庇护与规约;它身处马群,又因异质的血统长期被头马“黑虎”排斥,孤独地徘徊于边缘。这种坚韧而尴尬的生存状态,精准地隐喻了任何文明转型地带,那些承前启后者所必然承受的内在张力与身份焦灼。它的英雄叙事,并非古典意义上的天赋荣耀,而是一部通过极致奉献来赢得归属的悲壮诗篇。在狼群围攻的生死关头,它取代年迈的“黑虎”挺身而出,以伤痕换取族群的生机。这既是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庄严的伦理交接:旧秩序的代表悲壮谢幕,而融合了原始野性与守护忠诚的新生力量,以其鲜血证明了自身价值,获得了群体的深刻认同。最终,在暴风雪的无情围困中,“大黄蜂”以头马之职完成了生命的绝唱:它护佑孕马,直至在找到最后一小片草根之地后力竭而亡,身旁诞生了新的金色马驹。它眼中那反复被摩写、终至熄灭的如火焰般的光芒,象征着一种不屈的生命意志与守护精神。它的死,不是败退,而是能量耗尽、职责已尽的庄严完成。通过“大黄蜂”的悲剧弧光,小说构建了一种超越物种的关联性生命伦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深植于其对群体的责任、对未来的托付之中。这与石油工人老马在发烧中仍秉持的“铁人精神”,在叙事深处形成了深刻的伦理互文——二者都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坚韧,诠释了在不同文明语境下,对于“职责”与“奉献”的共同理解与价值认可。

《塔木察格的雪》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将“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理念,细腻地溶解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互动与紧急应对之中,构建了一种去除了宏大叙事外壳的在地

化邻里伦理。以老马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人,其形象被巧妙地重构为“社区共建者”与“文化邻居”。他们的工作清单上,不单单包括石油开采,更延伸至为牧民拉通电网、为学校修缮教室、协助乡镇建设医务室乃至参与草原防火。这些举措,若仅从项目名录审视,或可归为企业社会责任;但在小说的肌理中,它们转化为一种基于长期共处与相互理解而产生的、近乎本能的关怀。老马那句朴素的“我们要的是国家声誉”,在实践中具象化为珍视口碑、信守承诺的持久交往伦理。这种伦理关系,在老马与少年小布尔津的忘年交中得到了最具温度的呈现。他们的交往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往来:老马深切关心少年的学业与未来,甚至不惜在风雪夜善意地谎指方向,只为将他引回安全的驻地;小布尔津则视老马如亲人,欲以家中最珍贵的马匹相赠以表达至诚的感激。这是一种基于真诚尊重与情感投注的拟亲缘联结。而叙述者“我”——一个在海拉尔城里长大、不通骑射却通晓蒙古语的蒙古族青年——则扮演了文化中介与双重观察者的角色。他的存在,本身即象征着当代民族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与复杂性,他通过摄影镜头重新发现和连接草原传统,也通过具体行动参与到这场跨文化的对话与共建之中。小说中诸如为牧民安装马桶和集中供暖这样看似微小的细节,恰恰是文明互鉴最生动的注脚。技术的介入没有表现为居高临下的改造,而是具体而微地纾解了切实苦楚,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尊严的细致体恤。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国际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褪去了抽象的概念外衣,变得可感可知,如同雪夜里袭来的一把铁锹、板房内默默增添的一床被褥,以及少年眼中对中国未来的那份明亮憧憬。

海勒根那的叙事艺术为深邃主题赋予了沉静磅礴且极具民族特色的形式。语言富有苍凉诗意与旷达气质,又融入现代小说的细节刻画与情感节制。最显著的情感特征是“含蓄”与“内敛”。在巨大悲伤面前,人物情感表达收敛而厚重。小布尔津找到“大黄蜂”遗体时,先蹲下抚摸、为它合眼,眼泪才“簌簌地流

下”。老马的安慰仅一句:“为它骄傲吧,它尽了职,是匹好公马。”这种极致的含蓄背后,是草原牧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淬炼出的对苦难与死亡的深刻理解——悲伤被内化与升华,转化为沉默的敬意与继续前行的力量。小说结尾的处理尤为精妙且富有哲学意味。在生命凋零的悲剧顶点,笔锋转向自然永恒律动:“这场春雪过后,马群身下的草原即将返青……”这并非稀稀悲情,而是展现更辽阔、与自然节律相通的生命观照。个体牺牲被纳入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环,获得超越性意义。希望的胚芽,既在新生小驹驹身上,也在即将破土而出的无边绿意中。

《塔木察格的雪》最终抵达的,是一种于逆境中主动构建关联、在差异中寻求共生的文明启示。在全球性变迁如同无形风雪席卷的今天,这篇小说以其文学的敏锐告诉我们,真正的韧性或许并非源于孤立的堡垒,而是源于风雪中毫不犹豫伸出的援手,源于不同背景的生命之间基于具体境遇的理解与情谊,源于每一个体为其所爱所信尽“职”尽责而迸发的精神火焰,也源于对自然韵律深切的敬畏与顺应。“大黄蜂”的牺牲,诚实地揭示了守护与转型所必须支付的沉重代价。然而,那匹蹒跚新生的小马驹、少年眼中愈发澄澈坚定的光芒、工友们郑重许下的诺言,以及深埋于冰雪之下、等待破土而出的无边绿意,共同标识了希望与延续的可能。它们仿佛在苍茫的雪原上,共同定义了一条“文明的雪线”。这条线测量的并非严寒的物理极限,而是一种文明所能抵达的伦理高度与情感温度;当发展进程能够悉心倾听不同文明的脉搏并以呵护生命尊严为尺度,当技术应用蕴含着对地方性知识与生存智慧的尊重与融合,当个体的命运自觉融入更广阔的共生网络并甘于为之尽责,那么,即便置身最严酷的境遇,人类依然能够共同守护并耕耘出一片承载着理解、尊严与未来期许的“精神的向阳坡”。这,正是《塔木察格的雪》这部优秀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质地、深邃的人文关怀与鲜明的时代对话性,留给我们的珍贵思索。



# 让现实存在成为一本书

——由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出版想到的

●李锐

长篇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出版了,它是由著名导演王新民执导的电视剧连续剧《大盛魁》改编的。我作为这部电视剧的策划人之一,作为由电视剧改编成小说并出版的策划人之一,非常高兴这部长篇小说与广大读者见面。

由王新民导演执导的56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在内蒙古卫视、山西卫视、天津卫视、湖北卫视联合播出后,得到了观众的喜爱。2023年底,电视连续剧《大盛魁》继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又夺得第十九届中美电影节电视节金天使奖,这让我们开始策划把该电视剧改编成小说出版,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终于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其间,玉泉山区委、区政府与重走茶叶之路国际产业投资集团、大盛魁博商(内蒙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王新民影视工作室联袂为该书出版助力。

在多方支持下,出版社也进行了技术创新,例如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每隔几章之后就扫二维码,读者可以扫码观看《大盛魁》的一些精彩片段,从而提高阅读兴趣并丰富了想象力。此外还配有大幅精美的插图,由我区著名画家张玉所绘,此类创新也是该书的亮点之一。

我们还要感谢小说的作者梅峰、王路沙。他们既是电视连续剧《大盛魁》的编剧,也是小说改编的执笔人。他们将电视剧改写为长篇小说,使受众从“观众群”扩展为“读者群”,提升了作品的传播度。

改编后的长篇小说有很多优点。其中一点是内容比电视剧更丰富了,情节更为曲折,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生动,主题意义更为深刻。两位作者在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素材与资料,但由于剧本形式和容量所限,定稿时只能忍痛舍弃许多有哲思意味和美学价值的资料。这次在改编小说时,两位作者运用合适的结构,把它们安排进去,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弥补《大盛魁》的“剧粉”们在观剧时或许产生的遗憾。

另外一个优点是两位作者在从“影视感”到“文学性”的切换当中,深知与电视剧相比,小说的语言带来的会是另一种想象空间,它更细腻、更微妙、更能够扩展,因而两位作者在尽量保留剧本特色的基础上,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努力让大盛魁的故事在这个空间里的人物及生活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还有一个优点是两位作者有着创新意识。他们深知大盛魁的故事除了要有艺术感染力,还要满足这种综合性、复合型的表达,常规的写作手法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他们设法找到属于这个题材本身的最佳叙述形式,并专门设计了夹叙夹议、跳进跳出等方法,同时大量使用史料和经济学知识,正如梅峰在创作谈里所说:“这些使得小说不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也像是在对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进行钩沉评说,让小说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得以兼容。”

如今,经过梅峰、王路沙和更多人的辛苦努力,大盛魁的传奇终于成为了一本书,成为了一本人们喜闻乐见的书。这本长达八十三万六千字的书,用文学语言突出表达了电视剧中的人物、故事和主题意义。希望有更多读者去看这本书。



# 人老心未老 童心童趣

——读《儿童绕口令》有感

●吴敏



白继英老师的《儿童绕口令》由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拿到书的那一刻,便被内容丰富的绕口令、精美的插图所吸引。可以说,在这些年阅读的许多童话、寓言、儿童小说、儿童诗歌、儿童故事中,儿童绕口令所见甚少,而汇集258首儿童绕口令的作品集更是罕见,这使我对这本书及其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艺界一度存在儿童歌曲少、儿童游戏少、儿童文学作品少现象,甚至有儿童歌曲成人化、儿童游戏庸俗化、儿童文学同质化的倾向,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儿童文艺究竟路在何方,如何更好地为少年儿童提供内容丰富、紧跟时代、具有吸引力的文艺作品。白继英老师的《儿童绕口令》虽然不能说解决了上述问题,但至少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白继英老师是我的老相识,长期从事歌词创作,现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歌词作品,由他作词的歌曲作品曾在全国、自治区多次获奖,其中歌曲《心向草原》获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他的歌曲作品连续4年获得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由中国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歌曲专辑《故乡的芍药花》在音乐界具有一定影响。

白继英老师从教40余年,从小学到中学,常年与孩子们相处相交,情谊甚笃,加上他酷爱音乐,写诗作词又得心应手,正是这样的情境,激发了他为孩子们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他静下心来,以一颗纯粹而饱满的童心,创作了大量儿童绕口令并由出版社出版,这一举动本身就令人感动不已。

绕口令是一种民间传统的语言游戏,其中一些音韵响亮顺口、浅显易懂、诙谐风趣的句子不仅儿童喜欢,就连一些青年人和中老年人也很喜欢。儿童绕口令,以其朗朗上口、韵味悠长、情趣十足的特点,对于开发儿童的语言天赋、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丰富儿童的知识储备,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益处。

欣赏白继英老师的这部《儿童绕口令》,我觉得有三个显著特点值得关注,这对于我们今后开展儿童文学艺术创作也具有借鉴作用。

一是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展示多个生活维度。有表现亲情的,如《爸爸和小巴》《看大姨》《妈妈和娃娃》等;有表现自然的,如《蝴蝶》《柳》《苹果树》等;也有表现行为的,如《包饺子》《打枣》《分果果》等;还有童话寓言类的,

如《东东抱冬瓜》《老鼠偷油》《母鸡拍翅叫小鹅》等。作品通过多样化的题材,创作出内容丰富多样、展示多个生活维度的绕口令,从而满足了儿童多样化的需求。如《哥哥放鹅》写道:“大红公鸡叫喔喔,叫醒睡觉的哥哥。哥哥起床去放鹅,鹅群下河找吃喝。拍翅咯咯向天歌,河水缓缓荡清波。哥哥唱歌咯咯咯,鹅和哥哥乐呵呵。”短短八句,把哥哥的勤快、哥哥与鹅和谐相处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童趣跃然纸上。

二是作品贴近现实生活,为儿童所喜闻乐见。书中适合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作品居多,反映儿童行为方面的作品居多,贴近儿童生活的作品居多,如此“三多”,其效果当然就是易于为儿童所接受、理解,当然也就为儿童所喜闻乐见。如作品《彬彬滑冰》:“彬彬滑冰

冰不硬,冰上划下两道印。彬愿天冷冰冻硬,冰硬滑冰不费劲。”短短四句一韵到底,把儿童滑冰及滑冰蕴含的小知识讲得清楚、透彻,孩子们不喜欢才怪。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讲,当年他曾作《珠珠、兔兔和姑姑》绕口令,竟然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之感、好读之趣和好学之情,而这正是作者立足于儿童、为儿童所作的具体体现。

三是表现形式新颖别致,阅读欣赏受益匪浅。这部书不仅有绕口令主体作品,还有配合主体作品、丰富儿童知识的“聪明屋”,再加上精美的插图,使得全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了时代气息、童稚童趣。《儿童绕口令》一书是一位老教师写给儿童的作品,自然要体现出服务儿童、贴近儿童的特点,不仅要可读、可念,还要好看、可赏,从中获得一定的教益。在这方面,作者可谓用心良苦,在每一首绕口令主体作品下,还开设“聪明屋”,每间“聪明屋”下配合主体作品讲述一个小知识或小技巧,且通俗易懂,便于儿童学习掌握。而本书的编辑也是颇具匠心,为每一首绕口令作品配了精美的、适合儿童欣赏的图画,且全书都采用彩色印刷,使得本书具有强烈的可视性,也增色不少。

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作者付出了巨大心血,也受到了儿童们的欢迎。但客观地讲,作品中也存在一些小的瑕疵或疏漏,如未对258首绕口令作品进行分类,稍显杂乱;个别作品对字词句还缺乏精雕细琢,略显粗糙;涉及当代儿童生活和认知方面的作品还不够多,说明作者的创作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当然,瑕不掩瑜,这本《儿童绕口令》仍然不失为一部佳作,特别是全书充满了童稚、童趣、童乐,那一首首绕口令,仿佛就是山间溪流,清纯而激荡,洋溢着童真的力量;又像是一抹朝霞,色彩透明而鲜亮,展示了生活的纯美;还像是鸟儿的吟唱,音色韵味悠长,给人以向往。但愿,这部作品能够给书斋走出来,走进校园、走向儿童,成为开启童智、丰富童年生活的一把金钥匙。